

大家小说

学海星光

怎一个“情”字了得

——纪念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

王勇



刘秀荣

精彩阅读

刘秀荣老师出身梨园世家，受父亲刘少泉的影响，她从小就与戏结缘，为戏痴狂，笑称自己对京剧艺术执迷到了“戏癡”的程度。正是这种痴情，在父亲与同行在家说戏、吊嗓时，她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也会因为没去戏园看成戏，而发小孩子脾气，把筷子扔得满地；正是这种痴情，她最终如愿进入“四维”儿童戏剧学校学戏，成为京剧旦行宗师王瑶卿先生口中聪明又机灵的“鬼姐儿”，得其真传，被公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王派艺术最重要、最优秀的传承人和弘扬者之一。

一个月前，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我们崇敬的、敬爱的刘秀荣老师与世长辞了。她走得那么匆忙，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全院上下至今沉浸在悲痛之中。忘不了，6月28日当天上午，刘秀荣老师身为老会长参加剧院举办的庆祝建党百年大会，在会上还作了充满激情的发言，深情地回顾了党领导下剧院的发展历程；忘不了，刘秀荣老师不久前还多次来到剧院为学生排练她的代表作《大英节烈》，为现代京剧《党的女儿》指导把关；忘不了，刘秀荣老师有一次给我发来一张我们的合影，她对我说：院长，你真年轻。其实，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我听懂了她的弦外之音，

韩世昌、赵桐珊等前辈大师。她从萧长华学习《拾玉镯》《大英节烈》，从尚小云学习《失子惊疯》；从俞振飞、言慧珠学习《百花赠剑》《奇双会》，并演出梅派戏《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逐渐形成兼收并蓄、全能多才的艺术特色，青衣、花旦、花衫、刀马旦无一不通，几乎囊括了京剧旦行的所有分支，文武昆乱不挡。她的代表剧目有青衣戏《孔雀东南飞》《四郎探母》及全部《玉宝钏》，花旦戏《拾玉镯》《春香闹学》《小上坟》及全部《得意缘》，花衫戏《白蛇传》《傲桂英》《秋江》及全部《貂蝉》，刀马旦戏《穆桂英大战洪州》《十三妹》《珍珠烈火旗》《棋盘山》及全部《穆桂英》，武旦戏《八仙



由国家京剧院举办的刘秀荣先生追思会现场 李春来 摄

就是希望我和剧院的同事们努力工作，把剧院建设得越来越好！如今，谁也不曾想到，竟天人永隔……刘秀荣老师走得很突然，但她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仍然为自己所热爱的剧院和京剧事业奉献最后的重量。

在刘秀荣老师的追思会上，我们将如何追思、纪念、怀想？此时此刻，我能想到的，便是一个“情”字。刘秀荣老师的一生，就是对戏的痴情、对美的钟情、对爱的纯情，更是对党的深情。怎一个“情”字了得！

三春花正芬芳，发作痴迷我也狂。秀荣老师满怀着一掬对戏的痴情。

刘秀荣老师出身梨园世家，受父亲刘少泉的影响，她从小就与戏结缘，为戏痴狂，笑称自己对京剧艺术执迷到了“戏癡”的程度。正是这种痴情，在父亲与同行在家说戏、吊嗓时，她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也会因为没去戏园看成戏，而发小孩子脾气，把筷子扔得满地；正是这种痴情，她最终如愿进入“四维”儿童戏剧学校学戏，成为京剧旦行宗师王瑶卿先生口中聪明又机灵的“鬼姐儿”，得其真传，被公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王派艺术最重要、最优秀的传承人和弘扬者之一；正是这种痴情，年轻的刘秀荣老师脱颖而出，终于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由她首演田汉编剧、李紫贵导演的京剧《白蛇传》，成功塑造了白素贞的艺术形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被亲切地称为“小白蛇”；正是这种痴情，激励着刘秀荣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京剧舞台上，不断自我超越，艺术之树常青；也正是这种痴情，耄耋之年的刘秀荣老师依旧活跃在京剧教育的一线，为国家培养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京剧艺术后继人才。

未曾相逢先一笑，初会便已许平生。秀荣老师充盈着一份对美的钟情。

正如任何一位杰出的京剧艺术家一样，刘秀荣老师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她拜尚小云为师，同时受业于梅兰芳、荀慧生、萧长华、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秀荣老师饱含着一片对党的深情。

刘秀荣老师从艺75年、党龄42年，一生都感恩、听党话、跟党走。1949年，她投身革命，参加开国大典游行；1950年，她转入新中国第一所戏曲学校——当时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继续修业，后成为首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1951年，她参加戏曲实验学校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义演，先后两次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9年，她在维也纳参加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文艺比赛，主演京剧《春郊试马》获国际金质奖章。她担当文艺使者，先后赴罗马尼亚、前苏联、波兰、德国、奥地利、美国等10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演出、讲学，为推动中国京剧艺术走向世界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党培养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刘秀荣老师曾深情地说：“是党赋予我生生不息的希望和勇气，与永不低头力量。我终生不忘祖国和人民的大爱之情，更不忘党的温暖怀抱。”是的，她以自己的艺术践行了对党的忠诚与承诺。1950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婚姻法，她配合婚姻法演出了《孔雀东南飞》，反响热烈；1952年，她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中获奖；1963年，她在彩色电影京剧艺术片《穆桂英大战洪州》中担纲主演，塑造了年轻的巾帼英雄穆桂英的艺术形象；1980年，她参加原文化部文艺评比汇演，主演新编《十三妹》获表演一等奖；她与张春孝合作导演京剧《马嵬香销》获全国京剧青年团（队）汇演导演奖，二人还合作编导了京剧全部《百花公主》。晚年的她曾多次担任中国戏剧“梅花奖”、原文化部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等重要评比和赛事的评委，参加国家重点扶持京剧院团评估工作，获中国剧协颁发的“从事新中国戏剧工作60年”荣誉证书。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包括刘秀荣老师在内的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时指出：“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前行从艺初心……”刘秀荣老师的一生，可谓是对这段话最真实的回应与诠释。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晚年的刘秀荣老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京剧人才培养事业中，完成了由表演艺术家向戏曲教育家的从容转变，成为一位导师、授业、解惑的梨园园丁。她扎实深厚、一专多能和丰富的舞台经验，使她在教学中形成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和内外兼修的教学模式。她坚持亲身示范，把实践中得出的真知倾囊相授，使学生们获益匪浅。从1987年收山弟子李胜素起，她为京剧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传承者、接班人，为京剧艺术薪火相传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可谓是春风化雨，桃李满园，流芳毓秀传茂荣。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
秀荣老师珍藏着一份对爱的纯情。

刘秀荣老师与张春孝老师是一对梨园佳偶，同窗学艺、同台演戏，同登杏坛、同育弟子，台上演夫妻，台下真伉俪。70余年同步同轨的艺术人生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60余载同声同气的相伴生活中，心有灵犀、情意相投，堪称梨园伉俪、菊苑燕侣，翩跹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斯人已逝，但我们知道，在那遥远的天国，只要锣鼓铿锵、丝竹呢喃，秀荣老师就又要与春孝老师一同粉墨登场了……

秉持着京剧情，眷恋着京剧梦，这是一代艺术家峥嵘又辉煌的一生，也是一位情者深情又痴情的一生，而所有的情都融于刘秀荣老师所钟爱的京剧事业之中。请允许我化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柯察金的一句话作为最后的纪念：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活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应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这样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心地上最壮丽的事业。

为京剧事业的发展而不懈努力。秀荣老师，您是真的做到了！

（作者系国家京剧院院长、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



李春来 摄



蒋寅

蒋寅

记得本科外国文学课上，在讲俄国文学时提到一个“多余人”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屠格涅夫在185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后来成为广为批评界重视的一种文学典型。其形象系列中包括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赫尔岑笔下的别尔托夫、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出身于没落贵族，有很好的文化教养，但对名利毫无欲望；能看出现实社会的问题，在封建专制和农奴制下深感压抑，怀有变革现实的抱负，却缺乏实现愿望的动力。总体上给人生活空虚，性格软弱的感觉，忧郁彷徨而毫无作为，拿不出挑战贵族社会的勇气。他们一方面享受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同时又很不满意自己的阶层，但他们绝不可能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而融入平民的生活，于是他们在旁人眼中就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

这种“多余人”正是社会在进入现代的前夜所特有的想挣脱沉重的躯壳却还未睁开眼晴的人，清醒而软弱，躁动而迷茫，是他们共同的心理特征。不只是近代俄国，在古老的中国也不乏类似的人物。现代文学研究者已在鲁迅笔下的消生、吕纬甫、魏连受，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朱胜雨，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等人身上了发现了类似的“多余人”的属性。而在我看来，这种“多余人”的角色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

“多余人”并不是专属于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人群。“多余人”这个词让我联想到一个古老的名词“畸零”，其本义是统计数量时整数之外的零头。如元稹《论常州朝邑等三县代纳夏阳韩城两县率钱状》：“人户输纳，元无畸零，数成所成，尽是奸吏欺没。”《明史·食货志一》：“陂湖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所以清代恽敬《读〈货殖列传〉》说：“其穷出者，为刺者，为滑稽，为日者，为龟策，皆畸零之人。”畸零之人在此是指不务正业的人。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人都有了一技之长，也可以说是一些专业人士，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古代，这些人只能说是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人，也无异于“多余人”之属。

但从根本上说，“多余人”首先是一种自我体验。无论别人再怎么视他为多余，自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不会自视为“多余人”，甚至弃官归田的陶渊明也不会自视为“多余人”，阮籍也许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第一个“多余人”，因为从他的诗文中看不出生活的意义所在。这正是“多余人”心理上的主导特征之一。既看不到自己生活的意义，也看不到自己对别人生活的意义。他们在内心都是孤立的、和社会没有关系的人。这样的人在唐宋以前不多见，因为儒家的伦理纲常入至深，人生活在宗法亲缘关系中，生命禀赋的各种伦常意义都清晰而沉重。元代以后，社会阶层愈加分化，同时宗法、乡邦观念则愈加松弛。科举—官僚制度的一体化，因人口剧增、仕途壅塞而造成大量的冗余文士，无形中催化了士不遇的挫折感，使“百无一用是书生”（黄景仁）成为书生士子普遍的生存体验。

所谓百无一用，就像惠子说的樗木，庄子可以举其无用而苟全于乱世，但黄仲则一辈文士却无法以其疏散而逍遥于时代。这沉痛无比的诗句所以能赢得广泛的共鸣，实在意味着自视无用而为“多余”的人，早已不是蕞尔一群。要马上升举出若干人来，当然不是容易的事，但只消举出明末清初的黄周星，我想便足以说明问题。黄周星虽在明末进士及第，官南明户部主事、礼科给事中，但很快便在改朝换代中失去官职。国变后由闽入越，以授经课徒为生。晚年痴迷于乱仙之术，70岁时几度投水自杀不遂，最终绝食而死。还有什么比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更能说明一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无感，说明他自觉活在世上多余呢？

相比日本（也许只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向来很少自杀者。除了真相难明的屈原外，唐代诗人卢照邻是较早的一个，明代则有李贽。但卢照邻系病痛难忍，李贽是被捕入狱，都属于非常情形。而黄周星只是痴迷于乱仙，最终不食而亡，就很不一样了。无论其死因是否缘于走火入魔，毕竟也与厌世相关。“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其十一）自古人只恨生年有限，莫不希求长生，黄周星却一再尝试自杀，实在已足厌世之极。他晚年客居湖州南浔镇，布衣素冠，寒暑不易，言语举止显得异常乖戾，在当时也有“畸人”之号。古人取庄子的说法，称举止反常、行为怪诞者为“畸人”。平生行事惊世骇俗、狂放不羁的徐渭，晚年即以“畸人”自居。70岁生日作诗《答沈嘉则二首次韵》自称：“桃花

呈现一个真实的黄周星

——唐元《清初遗民诗人黄周星行实著述编年》序

大水滨，茅屋老畸人。”自编年谱则称《畸谱》。照《庄子·大宗师》的说法：“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即不同于世俗而合于天道。徐渭的怪异行为中自有他的天道在，黄周星的自杀之举也有他的天道在。类似的畸人，在徐渭之前，在黄周星之后，是否还有其人，尚待考察，但这类“畸人”的天道是很值得作为文学家精神状态的一个类型来研究的。我很高兴唐元编纂的这部《清初遗民诗人黄周星行实著述编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黄周星生平创作的翔实资料。

唐元毕业于北师大，师从尚学锋教授研究唐前经学史，著有《经学浮沉中的文体变迁——两汉解经文体研究》（凤凰出版社，2015）、《儒家北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9）等专著。因我受聘北师大“京师学者”特聘教授时，她旁听过我的课，有一段师生之谊，后来她参与了我主编的《国学微谈》小丛书的写作。她不满于自己已取得的成绩，不断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曾和同学张静一起与我合作编著《权德舆诗文编年校注》，后又与张静合作编校《黄周星全集》，将研究范围从先唐延伸到了清代，研究跨度之大，在当今的年轻学者中是不多见的。在整理黄周星诗集时，她对黄周星存世的全部作品和传记资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研究，将黄氏生平和作品细致编年，最终写成这部足以反映黄氏生平行实和创作经历的编年体传记。

作为整理黄周星全集的副产品，本书固然是从一个到渠成的成果，但它同时也是部精心结撰、考订详赡的学术著作。书中包含着大量的属于作者独到发现的考订成果，如黄周星的姓氏、籍贯与生卒年月日，在隆武帝任职经过，入清后漂泊吴越始末，赴安徽繁昌古氏、浙江海宁、南浔程氏授经时间，黄周星妻妾子女、浙江海宁、南浔程氏授经时间，黄周星妻妾子女、等等。还有黄周星与东南遗民群体的交往，将杜濬、林古度、董说、汪象旭、陶汝璜、吕留良、冒襄、戚继、张潮等人与黄周星往还酬唱的诗文、书信，都一一予以系年，极有参考价值。这些成果之获得，都有赖于对黄周星著述的全面搜集和细致整理。唐元和张静将传世各种黄周星诗文集都作了比勘，最终编纂出一部迄今最为完整的黄周星编年诗集，使得学界因未睹完整资料而产生的纷争歧说为之澄清，大体还原出一个最接近本来面貌的遗民诗人黄周星的生平行实。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尤其是对黄周星这样一位素来笼罩着一重神秘色彩的“畸人”来说，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一部翔实的年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东西，不只超出谱主个人，也超出谱主所属的时代。类似黄周星这样的“畸人”，对于思想史往往有着特别的意义，一部翔实的年谱自然也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本书作为唐元和张静整理黄周星全集的副产品，当然是文献整理工作告一段落的成果，意味着文献整理工作的结束，但我希望它也是一个开始，进一步研究黄周星其人其诗的开始。张静曾写过一篇文章《诗人、酒人、畸人——黄周星》，诗人、酒人、畸人，哪一个黄周星都是值得研究的。在韩经太教授主编的《中国名诗1000首》中，我选入了黄周星的《楚州酒人歌为陈年兄作》。这篇963字的长歌也许是古往今来最豪恣肆肆的酒歌，只有像他这种“畸人”才有那么不同凡俗的诗思。在新的古代诗史殿堂中，黄周星将凭着这首长歌占据一席之地。有了唐元这部翔实的年谱，“畸人”黄周星的真实面目将可以被揭开，一个真实的黄周星将可以被了解和认识，我期待着阅读唐元和张静整理的黄周星全集。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